

宋學士文粹卷第九 此下係道家

五氣大有寶書

陵梵騫辰五氣大有寶書為句曲外史陳太虛作太虛性好道合丹鶴
臺澗中聞余嘗究大洞真諸部書求其秘余因攬精華為辭五章
托於中黃靈君序以告焉然而語各有微意皆有寓太虛慎覽之則玄
玄之道畢矣序曰

玄元浩劫龍漢開天中黃靈君三景之尊運動玉樞道合太始神化玄
幽莫知其幾援白蜺座敷演妙音陵梵騫辰分合五氣五氣鬱勃凝為
天章九始東氣龍文流玄瑤華洞陽玉都迴先太黃開清二象淵通空
青淨靈上炎五衝三微南氣神文委精堂曜煥戶觀明啓庭八郁錄圖
十澤應徵上下翦莫神駕肅征七華西炁策文命基象極載御璇房薦
釐天元危宮六天上書寒靈之府日闔以舒五威北炁皇文馭剛孝芒
宸居梵度翕章鬱陰絕密明都皓良泉曲宵臺燁燁吐陽一元中炁玉
文養翮上無宛黎下爽龍阿虛皇玄老於此嘯歌神母亭毒萬有乃多
青赤白黑從橫糾錯黃氛間中八角布耀靈景散煥潛運勃英堪輿停
輪日月避舍郁紛份羅光徧璇極元陽玉匱九靈玄篇大有寶書寶岳

玉簡飛玄上僊惟耀魄寶或靈威仰或赤標怒或白招矩或協光紀或
含樞紐晝夜勤行游神黃寧朱熾下藏冥玄上升凝合妙真洽于太神
與道為祖周流八津羅明皇真濛翳大辰龍變已元劫仞之神元康和
陽出入七門神風流烟歸於無名無方無象無景無聲無兆無朕無幽
無明廓落單鸞皇朗流冷太微扈衛紫垣堯英可以度世可以延齡可
以闕邪可以辟兵歲之金室龍鬼守扃勿授下士以襲我天經焉
東方延藍渺鬱康弥浮皇洞真青炁九始龍文

太青混微天一芽至神旁魄飛九遐靈腴上浮三素遮神霄赤明生玉
葩陽林褰開洞真過紫充歲胞暈幽霞帝真導肥上葩和翠玄交象聚
胚華輪化無方正不衰生生不卹年劫多

南方帝溘禪育郁羅乾那洞神赤炁三微神文

太明開景標朱陵大化块北物以神星馬在阜鷄吻伸絳泉上捲華池
津梵英公子司炎垠華闕陽堂風火輪自然玄照符明真繁想刊落曜
中根遙翰輕迅上天聞赤混寶濯資精元

西方顛凝飛玄雍觀龍炎洞精白炁七華榮文

太素皇梵揚金晶白歲御序肅五兵空洞浮窅玄極并散華潛收哺飛

明紫陽瓊蕊割辰衡旋關起爽歸元瓔嘉穰還結真一庭泰玄左右棲
八靈昏昏默默中有精須延勿使霆鬼偵

北方爽朗兜術太演瀟圖洞明黑炁五威皇文

太冥浩阿君四濛清冷使者都大宮玉靈玄胄四目彤纏以長它澁欲
封寒庭幽閨壓羅艷雙館陰閉關元通騫爽迴翳神自雄浮游反命蘊
冲容離羅來居百靈從出入三際應無窮

中央阿奕流華曜駕迴欵洞靈黃炁一元玉文

黃房淵玄圍中規懸空特立無東西虛元煥落含浮黎中局東紐北極
齊神輝旁射嬰素蜺太乙流珠混若鸞黃寧練胎元命稽陰陽大分和
天倪鬼戶闢人日嘯啼至士聞道當勿迷

補服御五牙元精經有序

茅山四十六代宗師王君天孫嗣傳上清高玄大洞經籙所掌九老仙
都君玉印及景震玉樞具劔年踰八表神觀朗融皓髮華映若古仙人
句金之壇曲水之穴皆發祥徵以契玄符滅河上之丈人秦都之神君
也然而孤標峻棲迥出霞外人欲即之杳然若阻弱水而瞻蓬萊迺能
不自滿盈詢及下側去年之春遣其徒戴尊乾屬濂為文寫之琬琰濂

竊自惟飛黃善馳莫逐於馭反舌能聲難齊於丹鳥况以塵土埃塈
之思慕咏清玄明神之秘何以布詞然豔道方殷又不能牢讓頗聞簡
寐真人嘗拱服御五芽道引元精經一卷其文已亡存於今者咸謂非
真敢竭駕劣而追補焉庶幾修真之士或將御之超玄門而陟絳闈也
歟其辭曰

帝青皇神真氣宮九明八冥蘊沖瀝啓渙無極暢道宗離羅眇森不可
元揚或灑瀾抑乃降肖翹煥動衡以後并包三元在靈中曜精內朗文
外章麟則有定鳥則翁太霄黃文豁落剛五微四赤玉檢封玄炎昭韜
映西東延康浩劫歷敷通蒼牙四真神初羅明輪童子發喙哥皓牙六
洞泓鬱霞蕭仞閨成吐玉華絳牙一丹神運珠飛冥賢至手荷戈玄牙
七齋五達門黑陽冥光重交加太昌五景拔劫阿金真玉芒赫以臆繫
道之根水后胞強名中宮茁黃牙索齋食母氣憂摩坎離匡郭中瓊都
北壯四卦左右居一闔一闢秀天株初無垣關類蓬壺百系紛湊涵一
規八極建中畜琳映黃君敷命彌帝區眾翳咸斂朝寸虛徊風混合寧
化樞千靈受職戒弗虞辟非宣弥直禁扉司命神公巖羽幽太乙鬱書
鎮玄郵豔嬰太張辟死符法謨曲玄衛兩曠遇絕鬼戶流神滋仰超玄

鴻居帝先芴漠元朕莽且延六炎內燭絕外干規燬魄淵法自然青龍
入房虎昂躔鴉鳥互張建緯連三關絳勃浮五烟温温善伏馭始全微
瀾不興月宿淵太和升熬溺出泉五體俱忘唯一真寐然不動玉在田
武擊文綏功不偏雌雄白黑永若鉛泥象猶未離言詮勒精上闕九真
門開鑿混沌分靈根嬰蒙出入憑中尊帝一下勅揭繡旂素規當蓋獸
承棘小有天王共稟軒上騎日月薄太垣協晨寶觀龍躡關錫以八威
玄黃文紫鬣琅節藕敷冠五晨曲麾縣太丹執神流火象重環燕胎流
明具芝餐桑林列仙齊玉斑領錄圖籍主下窠驟颯服敝有無間彼哉
有為爽道貞三車輪運逆上征五神存聚如始青垂旒被卷陟降明披
髮力士陞素兵或躡朱麟趨火庭按摩嘘四誰櫻寧熊經鳥仲御日精
琢齒鍊液巧緯經九都一戾空交縈闌干馬齒將無凝飛龜儻蛇心精
驚八歸六居塞不行乾軸既轉坤關開虛極靜篤神內基膠葛糾紛土
不胎守中有要彈一辭下士若聞笑而馳至人恐洩三一機覆冒衆文
疑九迴山圖遺我法策儀不翅帝解和天倪光凌奎壁攬斗魁師皇循
行上龜臺我不敢秘顯其微學之壽與三光皆

大還龍帝丹贊

龍虎丹贊為予友鄭源氏作源因讀金碧古文龍虎上經有悟大還之旨用之修煉節節有奇驗復以其玄秘也請予白之作是贊贊凡四章

芑乾靈一

人身芑精氣妙與元化并一神管攝之鉛汞各流行神所棲止處實為天地中闔闢類兩扉循環不竭窮廓然含冲虛獨立不以形是即真息根強名帝乙庭靜極必自顯內境垂白芒或想為連環無乃喪其常

幹化紐二

凝神入紫虛冲然抱一居青龍鬱上升白虎為熬樞北牡既相從蒸潤如流酥鄴鄂一以固温養成子珠銷實離中陰坎陽復來随純剛編為乾潛躍契道符鬱羅蕭臺中服霞漱雲腴閱歷無窮年永共溟津俱

考火記三

鼎爐乾坤樞匡郭水火魂戊己居土宮一氣中夜存火候十二時暮蒙復朝屯專氣而致柔綿綿日相因刑德務並進文武須錯陳薰蒸洽太和天機盡神津三元與五氣一一返其根後天不能彫長為萬象尊

稽曲徵四

三千六百門盡墮魑魍場雌雄鑄為劍日月吸光晶尾閭閉玄液九鼎

運女英三遜及五假八石巧煎烹如此之舉措難可一二名陰魔奪人命遺屍莽縱橫寒颯動羅鄴時有鬼嘯聲方知涉有為不可學長生

天師壽母頌

嗣漢四十二代天師正一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真人張公正常其壽母恭惠慈順淑靜玄君廣西邵使者盱江胡公夢魁之女也乃今年正月二十又八日玄君之壽實開八表於是州里宗端之賢洞館真游之侶簪紱名勝之流咸集素華臺上法酒旅列琅玕五薦咸皆鵠立奉觴而候再拜為壽玄君戴九晨之冠服赤霜之裘帶六出火王之珮腰鳳文琳華之綬出坐中筵引酒微嚙雍容虛徐不動聲氣時春日始融祥颯微興靈瑛凝太霞之韵仙簾度金璫之曲洞禽和鳴場鹿若舞邦之人士無不驩欣抃豫以謂員嶠蓬壺之宴三千年後復見於斯世歆豔不足繼之以咏歌咏歌之不足復介黃君國賓遠徵濂文垂示於後裔濂聞龍虎名山為七十二福地之一敷禎茹珍鬱勃細縕往往鍾為列真統領百神以輯純熙於國家使物無疵癘政用平康非有懿冲之姿曷足以上配仙儀而誕育靈胤者哉有若玄君挺生神明之胄茂衍汪濊之澤繡衣朱斧充溢其陽問綵帔絲鞶孺嚙其陰教覆迪滋久

匪一朝夕由是太和所會克生賢子峻陟崇班增輝先烈神愉情恬介
茲眉壽夫豈細故也哉然而西龜金母授長生之錄紫微夫人存難老
之方按轡紫府之署弭節太清之家霓旌控具茨之野鹿輶經翠水之
區與道為徒昭合無間修真之士至今猶或見之則其神變無方未易
窺測玄君仰續真軌俯循世榮游戲人寰終老日月妙質同乎金石遐
齡踰於龜鶴則其勢有必至者焉濂也不敏學未知玄惡足以言文輒
為頌辭一十四解以相碧落空歌之音苟使金童極瑤瑟而度之玄君
其有不破顏而微笑者乎頌曰

大江以東信為名區正一之宮仙人所都解惟彼仙人抱一弗貳功存
黃寧長生度世解由漢逮今縣歷歲年何芳弗繼何儼匪賢解閭閻玄
君出自華胄作配真闕持德之茂解左架右馭陽倡陰隨懿哉閭儀蔚
為女師解青龍之選集於作噩八表開祥靈焱回薄解孰不悅懌孰不
咏歌孰不舉醕以昭太猷解有客栗栗有筵秩秩有醪苾苾有羞鬱鬱
解樂成三終禮洽四筵載頌載言受祿無愆解人亦有云豈無黃耇似
此尊榮千不一觀解况有令子式隣真階拓社草休以相國家解百順
之臻寧不渥只何渥如之寧不樂只解古有神母後天長存御氣駕風

出入昆侖

解今誰追之玄君是武久視人間以暢斯祐解

至樂齋記

至樂齋者嗣天師冲虛真人張公燕息之所也其所謂至樂者何也取
莊周氏之言也莊周氏之言曰至樂活身唯無為幾存夫以無為為至
樂幾矣而未免有名迹之累蓋道本無名有名斯有迹矣苟名我以無
為是將求我無不為矣奚若無無為之名而後其樂為至矣乎雖然有
樂則有憂吾既無樂矣其憂曷從而至乎無憂則至樂矣然而所謂樂
者猶因乎憂而為樂也因乎憂則憑乎物也憑乎物則有內外也有小
大也吾不為內孰能為之外吾不為外孰能為之內是內外兩冥矣我
不為小孰能形諸大我不為大孰能形諸小是大小兩齊矣內外冥矣
小大齊矣欲求至樂且不可得矣不可得則不可名矣不可名則有不
可測者矣夫是之謂一一則明明則寧寧則萬物莫敢攫萬物莫敢攫
誰能與之爭其樂不至矣乎或者則曰真人之所謂至樂非此之謂也
中局至虛混合百靈火龍東出水帟西迎三華繚繞五氣昇騰真人瞑
目而坐心存黃寧反視却聽物我齊冥截然而高者何有岱嶽之形轟
然而震者何有迅雷之聲是謂身中至樂而列仙之所經營其視區區

所安貴富壽名又烏足論哉吁此長生久視之要訣也涉乎有為也涉乎有為則羨生之心未忘也而非道之至者也道之至樂斯至矣予嘗見真人鴻濛之墟圓矚而秀頤其神超然其貌充然是蓋樂於道者也名其燕息之所曰至樂不亦宜乎龍帝之山靈氣宣通紫芝瑤草紛然而羅生聞有古神人者明月之夜每騎鸞鶴而下采之他日當與真人候於巖阿澗濱儻獲見焉叩以至樂之旨具有發莊周氏之所未發者乎

玉壺軒記

玄默攝提格律中夷則白月流天牽牛正中高颯聳人仙華羽客凝神黃宮忽脩然遐征西至瀛紫之山其山高三百五十有八丈而翠河之水出焉其陽多玕琪樹多葦草多嬰垣之英赤蕤而素莖皆生玉禁其光熊熊其氣魂魂其陰有五華之木產膏如櫻丹腴而長毫其垂屯屯膠膠神麟炎尸之厥容類蚪枳首而六眸其音如榴山河之間有洞房焉中外純素圓若嘉籛太瀨流晶以雪為城見費仙人從一老父酣觴其中寤而思之不知何祥也於是歸歲筮之遇乾之離其繇曰至象有容豁落無隅渾淪中苞西華流儲超乎元素造物之初有玉壺之

象焉已而游句曲洞天望積金峰北雲勃勃如練起谷中散為五色霞東去乃指曰是必有異因躡屐尋之一室皦然宛如神游所覩者有仙翁年七十餘冠綠瑛之冠被三真朝斗之衣欣然出速予往與之揖且告之故僂翁咲曰若子所言乃蒙莊所謂外而不內者也子曾謂吾之玉壺果在此耶溟滓之先忽荒眇繇洞明兩極混合上玄大如黍珠含乎方圓然猶以迹言也况乎大道無名主宰萬彙鬱紛羅森有不出是壺之外者是何也至人以白為室以圓為家以虛為質以潤為華子曾謂吾之玉壺果在此耶僂華羽客瞪然視愕然驚曰費僂人之從飲者無乃翁也耶吾向所見離紫之山翠水之河不其涉幻化耶幻隱而真始顯耶仙翁不荅咲而去問諸左右仙翁姓蔣名應琪金壇人海雲先生弟子通玄學兼究孔墨諸家言金陵學道之士恒推為巨擘云

調息解

越西有仙華生遯跡林垆槁木其形儲思於玄元之域游神乎太清之庭然猶慮夫尸蟲未戢龍帟未櫻金鼎未固流珠未明悵鶴駕其已遠畧行雲於紫城於是謁玄素先生而叩之曰吾聞粵之鑄秦之廬燕之面胡之弓車雖踰淺藝皆承師資况以大道之奧百靈之腴琅笈有所

秘瓊簡有不書先生葆于玄則鍊于真滋幸啓其隱為予詔之玄素先生曰上堪下與二氣與俱漚鬱必第鴻網傑池運行不已誠信以時日以里計九十萬餘苟嘗其素災異紛雜維人之生法軋之樞肖坤之儀委清受寧發神吐奇晝動夜旋綿延若絲一萬三千五百有疇執神之麾幹精之義其入則喻其出則噓莽尔勿驅迅焉勿馳勿抗而崇勿按而庠純乎玄潛盡如春熙儻夫具養朋慮所迄焦火凝冰淵淪天飛恣睢無際涉歷渺瀰斧斤日加貞陽則罷生方有志於玄學蓋慎所之仙華生曰息之宜調則既聞命矣敢問其出果何所始乎玄素先生曰善哉問也夫千章之木紛溶箭箭上摩雲漢者以其根也百川之水宛渾膠盪東達滄瀛者以其原也息之在人也亦然離離幽幽如器斯盛旭旭許許如橐斯鼓不西不東宅於至中離形特立乃與道通不下不上混然無象潛與神符豐融肝蟹所謂太乙之晶中黃之局水火之魂坎離之門神靈之所營太和之所蒸皆於是而大凝鄧鄂既立陰陽闔闢元嬰載皇與焱襄羊赤蜺如瑞玕于玄門以九儀為車以六氣為轅策玄應而週流後天地而長存不亦侈且騫歟然而神有弗授人有所疑上智聞之力行弗隳下愚聞之斥以為非或旁流旁蹊忘彼九旭十架

七基八石六芝烹禾煎鉛噉津茹脂有一於此命其殆而生宜法乎自然而守之以無為仙華生曰質具陰陽數分生死譬諸晝夜必然之理若如先生言毋乃與造化戾耶玄素先生曰子謂天地非陰陽耶曷為不見其終也人雖藐然與天地參一氣乘之並立而三天地久長人胡有死持所養者非其道尔西河蘄公汝南爰支九息青谷三鍊赤須若斯人者皆閱世靈長而不少衰燦火過風其銷必疾玄石沈淵千齡不泐嗇精歸室久視弗忒生不見夫玉靈乎閉氣內食以存其息浮游迴光靡所傾側况有至靈而不物於物者乎生過矣生過矣仙華生曰先生之言固美矣至矣予竊聞之雨露之所潤功存庶彙君子之所志澤及黔黎先生懷負明德進用明時宜拓化原以乘政機使陰陽和而風雨若武功戢而文教施則其所調又不止一己之私若是何如玄素先生戰然而笑曰生言及夫物者也翩翩乎言哉仙華生退於是次第其語以書先生之軒

莫月鼎傳碑

莫月鼎諱起炎湖州月河谿人高祖儔宋政和壬辰進士第一祖慶父濛連起為顯官月鼎生而秀朗肌膚如玉雪雙目有光射人習科舉業

三試於有司不利乃絕去世故從事於禪觀之學脇不沾席者數年已而著道士服更名洞乙自號為月鼎入青城山丈人觀見徐無極受五雷之法又聞南豐有鄒鍊壁者得王侍宸斬勘雷書秘不傳乃亟往求委身童隸事之會鄒病革將遣去月鼎拜且泣具以實告鄒驚嘆即以其書相授於是月鼎召雷雨破鬼魁動與天合雖嬉笑怒罵皆若有神物從之者竇祐戊午浙河東大旱馬廷鸞方守紹興迎致月鼎月鼎建壇場瞑目按劍呼雷神役之俄天地晦冥震霆一聲大雨傾注穆陵聞之賜詩一章謂其為神仙云元世祖至元己丑遣御史中丞崔或求異人江南物色獲之見帝於灤京內殿帝詔近侍持果餽觴之時天色爽霽帝曰可聞雷不月鼎對曰可即取胡桃擲地雷應聲而發震撼殿庭帝為之改容復命請雨雨立至如紹興時帝大悅賜以內府金繒月鼎碎截之以濟寒窶者帝疑其物微因盛有所賚亦不受尋有旨俾掌道教事月鼎以年耄辭遂給驛南旋益放於酒無日不醉醉輒白眼望天陰颯脩脩起衣袖間嘗與客飲西湖舟中當赤日如火客請假片雲覆之月鼎笑拾果殼浮觴面頰之雲自湖畔起翳于日下蕃釐觀道士中秋方會飲觴既舉有雲蔽月久不解月鼎時寓觀中道士知其所為急

名寘筵端且謝過月鼎以手指之雲散如洗山岷為鬼物所憑狂易不可制遍索月鼎不值忽遇諸酒肆月鼎大罵含酒嘔之暨歸物怪已息賣餅師積餅于筐時被物竊去月鼎召雷轟雲中斬胡孫首投于前市魁娶婦道為白猿精所攝抵門但空車為月鼎禹步如有指麾狀狂飈遽作飄婦還舍問之婦云方在北高峰不知何以至此也月鼎陽狂避世不妄與人接然頗閔疾疾者有來告急或以蟹中黃篆符與之或摘草木葉噓氣授之無不立愈者故咸以真官稱真官謂其能主地上鬼神其靈異之跡士大夫多言之不能盡載歲庚寅屬其徒王繼華曰明年正月十又三日將化於汝家及期瞑目而坐繼華問身後事月鼎搖手曰俟五事備可也夜將半風雲雷雨交作月鼎索筆書偈泊然而逝壽六十九繼華奉遺蛻葬於蘇之長洲陳公鄉去丹霞道院三里而近月鼎所受侍宸諸書寶秘一如鄒不輕授人唯繼華及無涯潘氏得其傳餘有求者隨其器小大淺深自撰符篆與之亦多驗繼華授張善淵善淵授步宗浩宗浩授周玄真皆解狎雷致雨雲而玄真尤號偉特若行醮法能使羣鶴回翔壇上云

史官曰魯陽援戈而麾日退三舍鄒衍仰天而哭六月降霜夫以匹夫

之微精誠所格而天且應之況葆真之士乎所謂葆真之士其慮沖其志靜虛其神凝以全故其一語默一吸噓誠可嘯呼麾斥鞭笞魑魅於指顧之間矣嗚呼此事然也則夫有事周孔之學以致中和之功者其應神速又為何如哉參天地而妙萬物固宜有在也世之人胡不爾思隨物變遷至與人道弗類其可悲也夫抑亦可慨也夫子嘗恣脩元史已類月鼎入釋老傳或以為涉於怪神止之然余心竊有感也復別書之以示玄學者

龍虎山大上清宮鐘樓銘有序

鐘者八音之宗律度量衡大小器用皆倚之為則是故先王鑄為十二辰大鐘以應一歲之律施諸持縣協其中音所以順承天道而踰為樂祖夫天為羣物之祖若以樂之祖感焉則天之百神可得而禮矣道家宗老子其流居中夏九者之一本以清淨無為為治及其後也兼崇雲交神明之事以樂鐘而感召陰陽之和誠先王之遺法不特警昕昏而已也信州龍虎山大上清正一萬壽宮實為符籙宗壇元至正十一年春正月宮災金碧之區一旦化為煨燼東隱院道士祝光義奮曰宮之役侈矣非一夫可獨成盍各分其任乎昔者提點宮事黃公復亨嘗鑄

大鐘今不幸禍於火吾將新之經營於其年九月之庚申訖功於明年閏三月之乙卯凡用赤銅九千斤高十尺圍十又八尺鐘成而光義蛻去後十餘載當

國朝洪武之元年宮之徒衆相與協心穹殿邃堂崇門夾廡大略已完道士鄧仲脩復奮曰宮之役幸略具而鐘之重屋未構非缺典歟夫遵執而脩事謂之趾美脩事而有成謂之合功古之道也苟惟安逸是圖而棄前人之遺烈譬由稽田焉既勤敷苗矣而不陳脩為厥疆畎無乃不可乎乃白于四十二代天師張真人必欲遂其事乃已會 朝廷

下詔徵高行道士天師以仲脩應 詔仲脩至南京即 召見應對稱

旨賜食禁中遂留居朝天宮以祝釐為事仲脩猶念前故孳孳不能忘六年秋七月暹羅斛國遣使者郭原恭來貢方物于朝仲脩聞原恭好施予乃往告之原恭驩然施以白金以兩計者凡三百仲脩持歸龍虎山中即其宮之東偏六十步築九成之臺覆以重樓臺廣若干尺崇若干尺樓視臺之崇增若干尺中架華筭上懸旋蟲以八年十二月某甲子庀工九年某月某甲子落成考擊之間華鯨遄發不石不播古所謂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者殆

是之謂歟濂頗與仲脩交故來徵文以記其事遂據其實而書之仲脩
字敏成撫州人通龍扁金碧神丹之旨而於劫掠鬼神呼召雷雨尤精
嘗奉 勅與脩靈寶齋法以行于世其與仲脩同心而協力者道士傅
若霖朝暮視役則倪崇本周允升汪天泰贊助成功則住持提點張昭
燧提舉陳日新副知官李弘範也繫之以銘曰

大道無象一氣自然由氣有聲上通九天劫茲金奏旋蟲在縣大音鏗
如衆樂之原其方為西商聲之先一考一擊化機迴旋混合神人中音
弗愆龍扁名區靈氣鬱繚丹光夜發白虹連蜷神宮巖如金輝碧鮮鑄
為新鑄法象承乾乃命危氏精棟精堅太乙守爐朱陵噓烟涼颺啓蒼
赤液流泉篆帶紫繞卦文飛翩一鼓即就冥符化權層臺成九成崇構
高騫棲覆攸宜功用昭宣樂極相保發于和平滯陰散陽不倚一偏羣
物充萃嘉生繁妍非有真士前引後延曷致鴻禧相繼蟬聯靈氣器所
在萬神致虔玉女散花金童執鉞以訶弗祥以拱帝軒太史作銘琬琰
是鐫顯示玄功永世其傳

協晨中寮辭一首

鬼谷仙人畫列御寇御風圖以獻其師四十二代天師真人真人彌冲

虛子而唐封禦寇之踰實曰冲虛此其圖之所以作歟濂竊觀之髯松
奮張有風泠泠然起於其中霞光發舒閃鑠無定禦寇方乘颯迴旋龍
裳鸞帶凌亂不可止遙見神仙山隱起大瀛海上旭日一點如火海濤
噴薄迎之濺沫而舞珠景物遼寬令人情塵銷霄直起鴻濛間嗚呼仙
人之畫奇絕矣蓋以煥真人非果在於禦寇也真人或飛神上謁太清
排空馭氣靡所不之將真人之似禦寇乎抑禦寇之同真人乎是未可
知也濂因造協晨中寮辭一篇真人或咏於淵精之區九都衆真當有
彈八瓊太瑛來和之者庶幾後天而終可以週三光者乎至若禦寇寓
言旬有五日而後反者微旨已備見其書茲可略云辭曰

帝青洞真陽太颯恒鬱敷凝神歛上征行與灑氣俱飛輪入溟滓九光
開翠岑腰佩白瑤囊吻薦紫琳腴曲龍有丈人持節下明都受以八辰
祕攝御萬象初陟彼方文臺大拓許瓊暉廓落黃演炁陽堂明梵樞開
明戊己功玄契曲晨機羲娥俯倒景流光駐熙夷靈集動千載視之若
斯頊稽首方諸君同餐燕胎芝請授長生籙浩劫以為期

神仙宅碑

處士之州並城三里所有山曰少微山之下有觀曰紫虛觀之南一峰

嶮然挺出日眉巖西南諸山拱抱周衛而二水蜿蜒起伏來匯其下登
高望之萬象呈露儼若天開圖畫不知者以為真蓬壺負嶠之絕景也
宋南渡後僊翁張思廉自遂昌紫極壽光宮來隱觀中蓬首垢面日初
升輒東向吐納凝然澄坐久之絕粒唯日飲水一盃形神分合人莫測
其變幻軌道丙戌冬沐浴坐蛻肌膚柔潤如生弟子瘞諸眉岩下後有
見於濤江之濱手携一鳥飄飄然朔風而行眾異其事啓棺視之唯隻
履存焉先是主觀事者嘗作亭墓前壞於風雨道士王有大日徘徊其
間悵然有上清笙鶴之思歸與其師梁惟適謀自墓左開曲徑一千餘
尺直至巖顛誅榛剪荆造祠宇七楹間名之曰神仙宅中祠處士星及
仙翁諸像東室曰芸香藏書其中西室曰橋樂為娛賓奕棊之所宅之
前二石岩拔起其端若龍其踞若扁各構亭其上左曰來鶴右曰留鳥
而山之景愈勝矣經始於至正丙午春正月某甲子落成於其年夏六
月甲寅贊其功者楊一寧王性存也惟適復捐腴田若干畝歲收其入
度弟子世守之介同郡吳府錄事吳從善徵予為之記予聞括之名山
上直少微天文家所謂處士之星也靈輝下燭凝粹敷和脩煉者居之
去滓穢而來清虛雖曰內功之加要亦山川淑靈所助為多也今以紫

虛言之徧游海內名山招白鶴而翩然化去豈無靈仲璫者乎道過至
人授以游戲翰墨之法卒吹簫笛與之同往豈無徐虛寂者乎不止僊
翁一人而已且琳宮秘館無處無之何少微所照而超然霞舉之士至
三人焉當有不言而喻者矣仙翁靈迹固不可不表見于世自非惟適
父子篤志玄學孰肯一顧於寒煙衰草之墟哉化荒曠而為居處功亦
大矣脩真之士當世繼之俾勿壞可也嗚呼塵坐膠葛予不知秋髮之
被肩安得攀仙翁之逸駕共吸沆瀣於寥陽之上耶惟適麗水人宋戶
部尚書汝嘉諸孫有大青田人亦簪纓家能文辭及隸書皆高士云系
之以詩曰

少微之星燁燁垂芒降魄名山充鬱沛霧結為靈龕其中含黃覓之無
形發休吐祥孰其尸之有道之士來涵清寧度世不死暇出東方其大
如篔我啄其精以洗吾髓鍊虛凝真惚恍若神冠劔既藏神游江濱豈
伊幻化身外有身出入河嶽下上星辰靈蹤猶存木老亭竹芳草離離
誰復來願有歸者士父子同慕皓鶴不來馳情雲輅乃陟崇椒乃建瓊
宮羽蓋颯輪庶成一逢靈風冷然白月正中溟滓無際遐思何窮况乎
遙矚境與心會羣峰攢蓋二水縈帶萬象粲然如列珠貝一敲歌間負

超物外巖巖者山匪仙不名不有玄構曷棲其靈水火有鼎龍扁有經
疇非采真浮游黃庭神君捧劍鬼伯持戟呵衛弗祥因此仙宅法古為
碑麟迴鳳翼太史勒辭式昭罔極

丹井銘

海寰有真山梁天監初漢天師十二代孫張道裕來隱其下建招真之
治鑿丹井為宋淳熙中道士李正則浚井得藏丹石礧啓之化為雙紅
鶴飛入上湖至今湖中丹光煜煜然過年井且廢莫知其所周尊師玄
真窮日力尋獲之重加以甃構亭覆其上時

皇明洪武元年也然仙家煉丹必以井故名山多有之其在今海寰者
舊廢而新治豈玄學復興之徵歟銘曰

太陰委精自天一融而為液養萬物神丹浴之赤如日有夫玄中發我
室雙禽衝霞飛躑躅靈泉重噴甘逾蜜飲為壽與天地畢

方壺子玄室銘

方壺子春秋六十而加六齡豫擇地白雲塢之陽覽為玄室去大上清
宮不二里而近且願謂弟子曰它日解所佩劍及吾遺蛻歲為金華宋
瀛為勒文其上方壺子名從義字無隅姓方氏方壺其自號也苗裔出

歛之方仙翁後累遷桐廬弋陽貴溪者三今占籍貴溪人稱簪纓家父
持正母桂氏方壺子生而穎異超然有絕塵趣父命入宮之混成院為
道士三洞玄文無不周覽已而有隱者蓬頭跣足鍊丹琵琶嶺上屢著
靈跡世目之為金仙翁方壺子事之甚謹受其龍扁大丹秘訣仙翁移
入武夷山結廬最高峰頂人鮮謁之者方壺子冒蛇扁之險往訪為仙
翁與之劇談凡水火交媾之徵日月高奔之道莫不盡其說方壺子聲
稱翕然動羣公間僉謂仙翁入室弟子惟方壺子一人至正癸未方壺
子被鶴氅衣佩長劍翩然游燕都王公貴人見其氣貌充然以為真
神仙中人授館致齋殆無虛日而辨章公朶爾直班余忠宣公闕慕之
尤切忠宣公嘗戲之曰京都聲利之場子有道之士亦復一來耶方壺
子咲而不荅越再暮拂袖還江南詞林鉅公留之不得爭倡詩以餞忠
宣公最靳與人文欣然操觚為序其首後數年都人士豔其高風不能
致之輒南望曰方壺子何時復至斯乎於是集詩相遺以寓其遙思方
壺子譽望益隆蔚集賢院以其名聞制授致虛貞白惟一真人主領杭
州路宗陽宮事方壺子歎曰吾髮種種矣惡用是哉弗赴遂閉關不出
以道自娛方壺子剛介高潔不能隨俗浮沈與中書左丞危公素游不

翅金石始終無變遷臨川葛君元括性不容物一言不合輒白眼相視獨許方壺子能外生死超有無如古仙異人之流同館道士薛君義善行草拔俗之韻士也素不服人每見方壺子終日談玄不休方壺子通道家言尤深於關尹子之說辨析精微發前人之未發工詩文秘不輕示人善隸書飄逸清麗有漢魏意而章草尤精性復好畫初師集賢學士商琦雙筆之法既而沉酣於荆關董李四家而旁及於米芾父子四方求者甚衆或得片紙寶之如金玉雲文靖公集為作畫記極推贊之不少置其所度弟子則陳德新董鳴漢李光輔云瀛聞修真之士鍊陽明而祛陰翳積功之久神上升而魄下沉縱有凌空飛騰亦蛻解懸崖而去此必然之理也方壺子道高一時其神當永存豫治玄室抑亦示人以常道也歟可謂達人大觀者已銘曰

維玄室昭如白日密而淵神功則全闢軋闔坤一氣存存長生度世與道合真

太上清正一萬壽宮住持提點張公碑銘有序
龍扁名山蟠踞上饒之區重岡複巒自中閩來若翠蕤戎旃環衛其背而雲林三十六峰森列內向如拱如趨如冠劍而迎至琵琶之峰止焉

大川西瀉仙巖拔起天半而絕其衝靈氣翕合鬱為仙人所都歷代以來其侍祠竹宮而峻陟崇班者相繼乎後先或葆熙餐醇於巖谷之下聲光燁然多與名薦紳相埒及其終也飛騰解化遊神丹臺下上埃氛曾不得以浼之如吾張公脩文蓋亦其中之有聞者歟公諱友霖脩文其字也信之貴溪人父漢良有馴行人稱文穆先生母汪氏公之生也有霞光香氣之異居亡何老父秋髮續紛忽曳杖而至願文穆言曰爾兒方外之器也宜謹視之言訖失老父所在年十二志恬憲冲皦皦如孤鶴獨立文穆以其生有玄徵俾入龍扁山從周尊師復禮遊尊師學行融洽貫老易為一塗公晝夜窮研而受其說以九經為淵源百氏為枝派縷析毫分而極其根柢之所會閱六年始著道士服事周君貴德為弟子時桂心淵隱匡廬金志陽居武夷二人者世號為真仙翁脩丹之士依之者成市公皆躡屩擔簦往拜其坐下傳其三皇內文九鼎丹法所謂延齡度世者頗領其幽玄歸參天道運化三洞四輔海嶽洞府日月星斗諸書或合或離類有以取舍之復自歎曰吾春秋方盛撫世微權要不可無見也乃肆力於詩章古文辭課之於虛無扣之於寂寞蓋混混乎其不可竭矣雲文靖公集以文雄海內公為書千數百言暨

所為雜著一編遣其徒張自賓往質之文靖深加敬歎與之相辨難者甚至自是及門受業者日眾其從之求文戶外屢亦滿矣公則又曰此當冥之二毛已在顛其尚不求歸宿之地乎於是刊落葩藻與道夷猶至和薰蒸四體盡醉泉淳谷虛冥契玄極有不知歲月之易遷者嗣天師太乙明教廣玄體道大真人張公嗣德嘉公玄學淵邃辟為教門講師脩文輔教簡正法師兼元壇脩撰太乙之緒再傳實為四十二代而張公正常起承之入我 國朝錫以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真人之號累 詔至南京公皆為輔行翊贊相導靡不備至洪武辛亥秋八月更辟教門高士尋提點大上清正一萬壽宮而諸宮觀之事咸蒞焉未幾與高行道士黃裳吉鄧仲脩同被 召公奏對稱 旨賜食禁中而退冬十月 大駕幸鍾山崇禧寺復燕勞有加明年壬子春公屢乞還山

上欲屬以榮祈之使命中書留之且有白金之賜秋七月公示微疾於朝天宮謂仲脩及丹霞鍊師周玄真曰盍趣宮主宋玄真相見乎既至正襟危坐從容言曰身非我有性本虛空生浮死休處世一夢吾將觀化於冥冥之中矣遂捺酥賦詩一章脩然而逝是月十又七日也顏貌

鮮澤肌體柔弱仙經所載尸解者可信弗誣仲脩力營其後事往白儀曹因以其事聞

上為之惻然後三日奉遺蛻焚於石子岡執紼從者至數千人火既熾有五色祥烟盤旋於其上云公自呼鐵鑛子有文集若干卷亦以鍊鑛名世壽六十又七所度弟子即自賓自賓純飭好脩與翰林羣公遊交譽其賢今崎嶇道塗函靈骨以歸將與其子若孫吳保和張敬安謀以某年月日葬於龍虎山之天峰伴繫羣行來徵瀛為之銘瀛聞老子之旨可以治國可以修身可以鍊真其大者與孔氏或不異也公以超穎之資屢求賢師思兼孔李之學而通之其視死生若旦暮泊然無所繫累者固宜也豈古所聞有道之士非耶瀛也不敏何足以銘冠劍之藏勉徇自賓之請而述之山中有方壺真人高風莫攀君子擬其為陶隱居之倫當能為濂刪而正之銘曰

大道之文洞玄玄兮八角垂芒太極先兮天真皇人受而傳兮龍虎之君環以千兮探其靈秘道乃全兮上清道士古列仙兮洞連懸解協玄筌兮內天外人蘊坤乾兮出入孔墨孰後孰前兮玉室金簡列幾幾兮彩霞丹景交相鮮兮溢為篇翰五色宣兮有聲鐃然聞九天兮

龍光下逮勢迴旋兮一旦解化同蛻蟬兮騰凌滅沒行翩翩兮白蜺青
鳳扶羽翮兮無象有物形神遶兮達人何累止若淵兮冲漠無為合自
然兮其迹雖泯名則繇兮冠劍之墟勒蒼堅兮山靈撫呵久逾虔兮

宋學士文粹卷第九

宋學士文粹卷第十 此下係古律詩

雜體五首

丹枕豔陽質移自武陵源柔風拂纖條鮮澤沃靈根吐葩當春茂結實
俟秋藩盈盈大如葦有色極華丹雘之不敢褻期以奉君餐君餐發靈
和神滋生玉顏無為升玄化恭默即軒轅效陸平原

流幻百年中有如水中泡虛形本不實何能永今朝悟此造化意肆情
常消搖夜未新雨至南園秀芳苗撮之薦美酒冲懷正陶陶斜川素心
人叩門約遊遨相携步迥澤神與品物交驚颺亂陵蟬墜照落巖探歸
徠枕肱卧遐思邈沈寥黃唐不我逮緬焉心煩勞效陶徵君

竹死不變節蕙焚尚餘馨秉性有恒操帶物非至情左崦結層構中園穿
空冥井華遙上白嵐影時戲青竈試丹訣濡毫膳酒經一為纓笏累
殊嗟神府局事去慮將澹感來心已醒薨薨哀飢鳶壘曩嘆凍蠅逝將
命脩駕薄言還故坳斟穠澆陽卉泛碧破陰革觀化驗羣品寒襟咏三
精情素諒已展爵服吾何營效謝臨川

周庭體王國漢制建神區環極法北辰玄英應繡圖綺殿祥飈轉丹闌
寶氣浮象魏壓輦道甃環銜金鋪宮華錦隊展御柳翠帶園長生臨寓

縣億載握皇符琛贄九夷集梯航百蠻輸天開霄情擇道洽臣節孚奉
觴鳩鵲殿奏疏承明廬元功在獻替昌言列都俞敷勤宣大推持用補
嘉謨效顏特進

少年趨京洛京洛多繁華迅河日流駛崇芒鬱魏我究馬游龍行文軒
流水過晨夕騁般樂張筵陳綺羅觀禊濯曾間行酒上陽坡宛轉七盤
舞縈環北里歌中有巖棲士如同顏闔家尋雲日剪木飲實却寡難時
盻城關中流塵深如河自吃逸德毅頗興賢達嗟及時不行樂長有好
容華效鮑參軍

望鍾山作簡周先輩有序

春旭載和鍾山在望道光泉之嫩碧宜燕朱湖洞之飛丹可尋爰憶舊
遊輒形新咏不漸下測以豔高情云爾

鍾山苑如沐繡嶽孕春饒生黃歸灌棠駭綠亂陵苔谷拂桃在集颺回
川景矯茲今愧畜軀宿昔憶聯鑣陟峻鼻生火酣芳臉帶朝詩情霞間
迴酒纈望中銷偏憐晴晴蘿思長麗涼月宵文園病渴吻沈生減圖腰江
表周公子華采雙鳳翅逸興如過舉相隨擷翰苗

韶光將暮芳事未經托物念時濡毫成句

入春已三月不見曜陽葩有足限戶闕而能奪物華芳林勵只尺輿車
日來過縞李惑明雪頰挑凝崇霞爻開通鸞使暉媚促逢倚要友具嘉
游豈乏玉鼻騶鈞白出川曲采綠向層阿行渠固云得將軍猶枕戈

浩懷

漆園欲齊物伯陽期守玄脩軌務絕絆冲志在潛淵夕陰冥蕙悵晨陽
暖石田外睎一以遣澹泊返自然五圖非謬記九籥有真銓青青林閭
雨勃勃谷竇烟松華行將契采之釀紅泉

始衰

四時相推斥行年五十過觸心苦無惊况復值春華良節足游衍逝齡
翻成嗟蹙眉拭花露披愁聆禽譎氣索怯緒風顏周仰流霞倚林思寢
相躑坡企行車志士惜隊景達人傷逝波寧不動靈襟潸然下涕多人
生大化中飄蕭風中花百年終變滅感慨欲何如

憶山中

平生絕俗尚幽期在一壑銜危周曲汜班坐蔭蘭薄日媽花欲笑風迅
燕飛弱疏蜂挺飛莖平楚下飢鷺厓傾石似行澗折泉如約何時稅塵
鞅賦歸躡搜孺

答胡將軍

將軍去征蠻軍氣如鷹揚寶劍白玉凝鐵馬青絲韁旌甲帶亮月如簫
激清商韓彭當後拒褒鄂作前行頭盼多姿態出入生容光奮迅東海
濱海水為騰驤之如漢貳師去縛樓蘭王想見凱旋時橫梨賦篇章推
牛饗壯士歌之侑行觴功勳銘鼎彝永世不能忘

寄遠曲

淚盡愁難盡燕歸人未歸遙知君念妾似妾憶君時其憂心不可寫天
際望歸舟江長望不極更上一層樓琪妾有五字詩寄君君勿忘十朝
成一字字字九回腸琪關河芳夢魂欲見杳難憑照君文綺帳相近不
如銜

遣興

鴉衣皆惡顏章綬無醜容顏未嘗異人心自不同西鄰起高樓妖冶
銜春穰玳筵陳圓方朝暮雜歌鐘東家席為門者書述軒農豈能望膏
梁糠覈亦不充一門軒蓋集一門蠹罔空是非千歲定奚恤達與窮

陶冠子折齒行同張先生賦

陶冠先生家海墘玉作齒牙白且堅非惟硬餅似刀截左殺右截威能
穿一朝恠事發坐側狂童酗酒步若顛手揮山斧作狸舞縱橫奮擊何
喧闐先生驚起急驅過眼花落井無由悛當時月黑不辨色誤落兩齒
敲鏗然先生大痛幾欲絕吻角流血如流涎撇呀口中開穴竇脣齧一
鼓風翩翩譬之連城列埤堦正陽雙玷功非全咀華從此憚強勁却愛
芳脆柔於綿酒醺刺刺論世事宮徵未必能清圓東閣西井走相唁先
生便可攄煩憤馮先生聞之只大噉誣辭奚用來如泉柔存剛缺古所
何憂健翮難飛寫先生聞之只大噉誣辭奚用來如泉柔存剛缺古所
戒昭晰不異明星縣余生禍迫與物忤藉此為鑒期無愆兩間分賦妙
不測神奇臭腐相縈緣但涉形形盡粗穢縣解定屬虛無先須知無趾
別有趾外累皆撥蠹能天犢白人盲寧足患禍福相倚誠幽玄江城五
月藕花發花氣蒸雨濃如烟且沽美酒對花飲正有三百青銅錢

川上夜坐約王子充同作

四山動暝色紅日下蒙翳川光生夜明一白欲無地星斗可俯拾恍疑
青天墜曠景與心涵直接溟滓際若非隔林鍛不知有人世

望僊引

橫塘風斷愁紅淺舊燕銜春香滿滿鶴馭遙空不可攀繡衣斜張香夢

懶暖簫不到，芙蓉帳寶露空溥。五雲盤風前，白鬢幾人悲萬里。青蘋一
時晚，銅僊含淚辭青瑣。渺渺空嗟西日短，弱川無力不勝航。騎龍難到
白雲鄉，玉棺琢成已三載。欲葬神仙歸北邙。

思春辭丙申春作

美人別我城南去，幾見樓頭涼月生。南浦沉書尋素鯉，東風將恨與新
鷺。丁香枝上同心結，九曲燈前白髮明。花託芳魂隨鵲夢，草移愁色上
簾旌。物華半老，燕脂苑春影，輕籠翡翠城。歌扇但疑遮月面，舞衫猶記
倚雲箏。因彈別鶴心，如剪為妬文鴛。繡懶成官燭，不啼偏有淚，相枕無
語自多情。若南樹密，晨鳥集江北，潮回暮渚平。幸有夢中能聚首，喚醒
恨殺短簫聲。

步虛詞五首同劉伯溫程邦民賦

大梵凝神霄剛，颯遡窅陽一氣上下通。中華結靈長，五英迴黃旂清旌。
起中央，西若延顛氛，東瓊羅翠嶺遼窅窅。密密間何從，別圓方歛然欲上。
征班龍為之襄。

虛皇降太庭，摩自浩劫初。六角垂赤文，洞神流寶書。龍漢既開天，鴻靈
悉受符。歲之蕭臺中，霆鬼翼以扶。豁落七斗芒，發洩兩曜樞。天真許度

世稽首朝玄都

太霞凝真和，綠瑤隱瓊瓏。耀火浮朱陵，虛露肅淵宮。紫壇升三成，薄夕
祠天宗。帝一駕象輿，八神儼未從。絳節九靈祈，衛以白玉童。颯爾神響
合，玄黃駭知蹤。

中天屹璇居，寥廓俯帝青。闔闔左右開，銅龍巧承楹。力士列兩觀，呵衛
執以兵。曾颺自中啓，入鸞相和鳴。五時凝天器，幽沚辟陽精。嘯歌三洞
章，心與萬化冥。

七玄真皇君，賚以五炁文。龍泥八印紫金檢，浮空溫曜羅鬱紅晶結。鄰
真玄震招招九天使，飛蓋隨颺輪三華吐。明景敞朗爽，炁兮消搖大羅
上，同禮天中尊。

和劉先輩憶山中韻

憶昔山中鍊九陽，山頭旭日正蒼涼。鳳笙吹暖雲中火，龍樂凝成鼎內
霜。靈戶啓高森，帝御中房持戟混。樵康山分秋色，侵玄鬣。蠅學天書篆
敗墻，五鳥花開呼鹿守。千齡樵叟遲仙嘗，伐毛定欲追秦女。歌鳳誰能
咲楚狂，種得神瓜如盎大。養來瘦鶴似人長，樓延虛顛殊庭上。樹蝕蒼
霞曲，瀨傍劍氣尚堪吞。鬼伯詩魂端合起，羅郎但求脫粟三升飯。肯負

眠雲六尺床洞雪成漿東日鑄海苔為紙寫凡將舉頭便覺三山近小
大俱冥百慮忘

贈劉俊民先輩

劉君卓犖士出自詩書眉目儼如畫幽花眩晴晝踉蹌忽來謁進退
頗溫茂自言宅偃師家肯千金富大父名法從纍纍印懸綬文辭補元
化求者輒奔走繼此簪纓餘矜莊事雕鏤無食不鳧翠有衣總文繡蘭
舟盟津水蠟履穀城岫或騎紫騮馬深林出從獸黃鬚年少兇執矢列
先後一發巧中肋驢聲溢郊園狼兔懸寶鞍歸來薦清耐燕姬白如雪
時唱清角侑人意天上郎雌伏不敢雌一旦黃金盡其事乃大謬漁樵
未爭席僮媵或昂脰憤來氣屢絕十起九顛仆折節去讀書苦分句
技初如蛇入筍漸類雛脫殼把筆學為文衆色紛采就又恐誤儒冠雜
藝亦兼究雅琴辨商宮古文參篆籀六物推休祥八卦占文繇更參九
箴法俞穴別膚腠圍碁與握梨賭勝欲起躍不覺疾聲呼有若熊席吼
最便結風舞唯恐技難售偶逢玳筵張肴核列飢餒酒酣兩耳熱徐起
整衿袖文鸞側彈翎皓鶴仰褰喙躡節財盤鼓迴於逐音奏雖得諸工
憐不博兩眉皺使者天上未會合誠辭若負書亟從之何翅杵投旧三

河及幽并無地不馳驟登高或吊古感時更懷舊恨無息肩所若沈痾
待矣前年往龍漠氣序異常候八月雪即飛一夜三尺厚今年度度頻
熟氣甚蒸餾老梅雖未花鐵幹倚雲瘦欲俟喘息定陰厓聊宿留王虺
長過竹矯首出嵌竇目光夾明鏡鏢我汗如漚閉目但待啞有術不暇
祝性命鴻毛輕幾被山鬼蹂年來自懲創此險安可復俯思十載間行
事賤如畜徒然台悲辛寸祿焉能收即將棠雲松終老友猿狄予聞心
鼻酸宛若身在疚于時十月交日月會龍旆霜風吹人急層衣悉穿漏
百齡駒過隙胡不重棲宿須知學踐形庶不慚載覆勺水當離尊贈詩
比糧糗歸歟勿久留吾言不能又

題李廣利代宛圖

貳師城頭沙浩浩貳師城下多白草六千鐵騎隨將軍風勁馬鳴高入
雲師行千里不畏苦戰士難教食黃土上書天子引兵還使者持刀遮
玉關烏孫輪臺善窺伺宛若不降輕漢使璽書昨夜下敦煌太白高高
正吐芒戍甲重徵十八萬居延少年最翹健殺氣漫漫日月昏邊塵再
冉摧折亂水工決水未絕流旄竿已揭宛王頭執驅校尉青狐裘牝牡
三千聚若丘惜哉五原白日晚卸居水急游魂返

題段將軍征羌圖

西域都護多男兒，護羌校尉仍出師。生羌八種來寇塞，白劍欲挾雙龍飛。凡亭山上血漂杆，奢延澤中鬼應語。至今有花皆成丹，疑是當年血未乾。

鐻白髮二首

白髮如青草，剪已竟還生。草青能變白，髮白不復青。人生須知會，有盡紫馬馱錢沽酒傾。

昨日花如繡，今朝花作塵。人身一如花，何為長苦辛。古今富貴皆黃土，唯有青山解笑人。

示呂生有序

六經之後幾無文矣，近世學者專攻浮縲之章，動以鼓吹六經為辭，予實病焉。固為呂生賦此以藥，務文而喪德者。呂生家潯陽，昂藏若飢鶴，持刺望門拜，不復資介紹，手持縲囊書，蛇頭寫芒秒，病眼花，暈生力，覽始能了詞鋒，剛且銳，無異縛斯趙，汙萊盡瘳，劉麋芭植如旒，風枝動嫋嫋，秋實垂嫋嫋，豈比稗與蕘，難復稱春枕。以尔才患多堪為世珍，寶文華固交絢，荒志咎非少，憶當弱齒時，頗亦耽。

葩藻精神應冥會，或夢吞羅鳥射侯。抗熊豕萬舞，持皇翻五采，漆夏翟。三就薦周練，自謂頗俊爽，分得天孫巧，俯視佔畢徒。孤篁出業葆，有時被餘酒，便指腹為豪，赤躡薄如茶，鴉蚓恣揮掃，春苑集穠豔，秋陵失乾。蕘下則陳姬，周上復述軒，皞古今萬沿革，毫髮無不考，終然立門庭，焉敢望宿突。古聖制為經，白日行黃道，流光逮幽隱，爛然天下曉。誰騁螢燭微，欲以闢玄造，若非靈臺昏，致此明目眇。眉以七尺軀，不解分白皂。未俗狂瀾奔，湖江決隄堡，郊原化巨浸，何地有來棗。魚鼈舞神姦，廬舍作洲島，非加回障功，未易就平燖。祇緣正學微，本末遂偵倒，邇來深知非筆硯，稍焚潦遺經，寘枕傍寤寐，事蒐討尚漸，弓力微不足穿，曾縞在。再餘十齡，晦朔幾牖眺，未見宗廟美，憂心起如擣，爾才十倍丕，雅志復精曠。當思不遠復，改轍謝纏繞，蒸沙豈樂飢，畏糧足充飽。先廬長山東，結蘭以為檄，非獨繁牙籤，亦自饒魚稻。念尔何當來，相與探深窈，躬行驗所知，勿憚心形勦。翻翻逐時移，母類風中燾，皮草可登器，所貴在柔韌。大羽金瓜鏑，亦務端其筭，千里孰云遐，舉足始一躡。煌煌作聖功，須知此其兆。勉旃復勉旃，勿謂吾言矯。

古辭四首

步月荒階下蟋蟀迫人啼急扶筇竹杖拄過畫樓西
登樓望南山山峯如髻了西頭雲起處定是故人家
誰家未蓮女面如玉盤相對悄無語風吹荷葉翻
曉行秋川上無奈秋色何美蓉雖堪折却愁寒露多

涼夜曲

紅爵綠疏回曉光翠眉雪肌凝白盼蟬衫麟帶結寶璫吳紈蜀桐啼鳳
凰龍盤蘭鼎生暖香柅笙豹枕展曲房夫君不來涼夜長

鴛鴦離

結髮成昏期髮白誰料鴛鴦為中道折妾身雖作土中泥妾魂長與君同
棲娶妻極為多似續要有三兒美如玉顏君勿娶全兒息一娶親耶是
路人

病懷

人生老須至在我不敢辭老人多壽康我胡病擾之一從嬰弱弱筋力
漸告疲凌晨頻攬鏡且復傷鬢固知非金石難可百年期如何未五
十摧塌已不支豈非蒲柳質望秋輒先萎歷勸宇宙內氣化相推移試
求古賢豈存者今為誰當知事必兩美以嗟嘆為兒童種旅葵芳菜正

參差南風一披拂流光欲生輝玩之百憂忘濁醪聊自持

病后新起

歲在彊梧大淵獻獨蟄衡門悲逝景瘡鬼胡為苦見離使我枯楊益淒
哽初疑筋骸稍鉗束引解嘘呵絕馳騁須臾顛掉刀弗禁齒牙下上聲
相並蒙戎雖有狐裘溫克洗何殊冰並冷寒衰熱壯慘尤極百束新蒸
然九鼎煨膏鑠髓無不到高及頭顱卑脚脛四支似石下深潛一氣如
塵寄察迥自憐性命此日捐孰料平盞在俄頃起來盥濯把明鏡冠帶
臨風且重整扶藜忽過百花園無限晴芳到鄰杏燕支甕暖蠟凝春錦
繡機翻紅暈影誰將生火鎔豔陽滿樹無烟光頰頰更疑神女會巫死
燕罷瑤池酒初醒血色羅裙尚舞風向人却如晨粧靚對此閑愁盡飲
藏有似投簪訪箕顛須知鬢髮綠如雲轉目霜蓬已垂頰多少東華塵
土客營營至死無由省韋平荒冢主黍苗衰鄂枯體宿蛙鼃無花必用
強追尋有酒何妨長茗芋題詩一笑鬼應聞定引川妃安溟澤

寄方編脩以愚并簡徐大年

方君足文史二十即決科州縣治繁劇史館仍編摩須知軒冕榮莫換
山水癖釣清一川舟攬翠千峰屐豈徒縻歲月且復註春秋書法嚴袞

芥箋記分薰猶雖然落湖江政自憶京華雪盡馬蹄乾花替貂帽淺十
齡不能見一旦忽奇逢楚澤蛟龍雨秦淮雕鴉風紅燈夢未殘明月家
何處典衣沽酒別踏雪騎驢去忽忽千里意沉沉三月餘可憐天邊鴈
不帶山中書懷人隔秋水題詩寫山石若見徐徵君須言共相憶

題花門將軍遊宴圖

花門將軍七尺長廣額穹鼻拳髮蒼身騎叱撥紫電光射獵娑陵古塞
倚一箭正中雙白狼勇氣百倍世莫當胡天七月夜雨霜寒沙莽莽障
日黃先零老奴古黠羗控弦鳴鏑時跳踉將軍怒甚烈火揚寶刀雙塚
新出房廡却何翅驅牛羊平居不怯北風漁白氈為幄界翠行銅龍壓
眷雙角張綵繩亘空若虹翔將軍中坐據胡床熾炭炙肉泣流漿草囊
桐酒蒲陶香駝蹄斜割勸客嘗趙女如花二八強皮帽新裁繫錦纜低
抱琵琶彈鳳凰半酣出視駝馬場五花作隊滿澗岡但道驩樂殊未央

陽翟新聲同朱定甫賦庚午春作

別范靡蕪弄小花平洲蘋蕪開輕牙春風如水極搖蕩流入天涯不識
家網軒樓塵遠疑紙青鳥不來紅樹死雄鸞雌鵲此日分惜殺嬌魂過
遙渚陽簾花影望微月鸞橋似度龍綃戰倏無忽有情奈何淚洒杜鵑

枝上血碧簫曲歇粉痕反紅蜘蛛絲結鏡臺望極官河斜雨外時時疑
是翠車回

黃雀風長雨洗枝丹魚出水赤光肥遙天寥海絕行跡翠減紅銷知為
誰曲閣香凝龍氣暖膩葉蟠花帶雲淺正是雙蛾巧喚愁欲斷應憑胡
燕剪滴淚和泥封錦書中一字一行啼莫恨鯉魚紅尾短隨波好送
到意西感血鷄頭徒若沸紺房蓮子光細細折蓮寄遠被絲牽舞鸞却
識蓮中意

露清銀床金索冷明月不言星屬屬御街朝馬響纓鈴幾樹梧桐鴉影
淡暗拭衰紅出綺房無心宮額貼花黃秋裳未結鴛鴦縫交刀裁破一
簾霜昔日翠翹今白葆可惜韶容鏡中老縱使青天不解愁涼榭羊蕉
泣秋曉蘭燭啼紅愁夜闌江南清怨屬哀彈桃鬟斜倚玉欄干報道金
籠鸚鵡寒

鎮帷犀重鮮室温白天碎碎玉花紛窻開雲母不知夜帳結流蘇散錦
文盈盈小妾被流黃抱瑟井樓發浩倡銅龍漏極曙光動驪絕竟忘寒
夜長抵忍愁紅向春死不死應須採春髓龍刀切紙印冰花貼在九華
頰壁裏冉冉南光走冷圭梅含春影與雲齊青絲玉壺且傾酒井底生

塵却解携

法壽樂十二首

竺乾開秘教神化四洲暈陽日烘甘蔗金夷茲瞿曇奕葉精符著空花
 幻道叅大哉慈澤下無國不深涵右歌
 憶昔累劫初精白勤梵行三祇積宿因一生即真勝十地涉圓明五瑞
 昭嘉應擇此域中生化彼諸根淨右歌
 白象冠天日五光凝太微重重珠樹列燁燁寶蓮敷九龍芳水灌諸天
 絳帛鋪大地一時震靈變迥然殊右歌
 睿巧出天然諸彼不待習標鼓射能遐戲象擲還接龍樓桂影浮鳳苑
 花容濕娛樂固云佳不拔死生業右歌
 紫禁多間日奉勅事般遊材官明夾騎衛士樹森矛四門因異見七漏
 寶深離證取無生法永世障狂流右歌
 寥聞絕人蹤冥會當嘉夕捧馬走天王執蓋煩帝釋風擊北門開雲樓
 寶冠斥至今跋伽林天花飛似幕右歌
 六載凝空寐尼連春滿河牧女呈糜乳波旬息衆魔明星當漢現祥颯
 徧野和結解知俱盡萬聖悉同科右歌

弘深甘露門有生當受度鹿苑四諦宣蓮花一乘具純陀行後供法藏

結真記入滅雙樹間人天起哀慕右歌

慧日銷迷闇依真唯世雄龍躍羣鱗集鳳噉百禽宗秉志祛纏蓋同音

咏若空超然出三界均收般若功右歌

託身足五陰嬰世紛五濁結習恨埋倫權利恒拘縛不二究心宗歸三

資梵學淨土可棲神常寂斯為樂右歌

假器顯真諦困境寄崇欲樓殿凌雲起鐘魚帶月鳴貞心符玉白梵唄

挾琴清外景入融曠潛蹤到窈冥右歌

法幢倚秋旻靈貺由茲錫民忱竭陽精王度蒙陰翊性藏出光輝情河

拯沉溺妙德被寰中了無聲與迹右歌

送方生孝孺還天台詩有序

古者重德教非惟弟子之求師而為師者得一英才而訓飭之未嘗不
 喜動顏色此無它天理民彝之不能自已也予以一日之長來受經者
 每有其人今皆散落四方黍稷雖芄芄不如稜稜之有秋者多矣晚得
 天台方生孝孺其為人也凝重而不遷於物穎銳有以燭諸理間發為
 文如水湧而山出喧啾百鳥之中見此孤鳳皇云胡不喜越一年別去

感慨今昔又云何弗思退朝之暇懸鐙默坐回發於聲詩一十四章以送之末章用米字者蓋貧友重至以迄于有成也詩曰

北風何凌逆雪花大於手之子有遠役忍勸尊中酒一解念子初來時才思若繭絲抽之已見緒染就五色衣二解被之行儒林孰不生豔慕蹀躞媚學徒三步亦回顧三解余生老且至秋髮垂兩肩得之喜欲舞如獲寶璐然四解素編耽清晝青燈坐深夜探玄欲忘寢薦味如啖蔗五解一朝別我去何以釋離憂不禁奏淮水流子江上舟六解但願逢風起吹舟不得往共穿鍾阜雲時看白石長七解風本無情物豈能知我心事既不能諧贈言如贈金八解須知九甸山功或少一著學功隨日新慎毋中道廢九解群經耿明訓白日麗青天苟徒溺文辭螢燭欲爭妍十解姬孔亦何人顏面了不異肯墮盆盎中當作瑚璉器十一解不見金谷園瓊芳委塵沙泰山有喬松老幹凌蒼霞十二解四海皆兄弟知己獨難遇伯樂倘弗逢鹽車厄騏驥十三解明年二三月羅山花正開登高日騁望遲子能重來十四解

靜室二首

靜室似僧廬絕與黃塵隔引雀喜留黍惜苔懶穿屐有時倚幽軒情境

一何寂只有巖花飛隨風亦無迹

明月出東山照見西林明龍蛇布滿地欲步還自驚試問夜何其鳥喧似知更誰探千載意寂默乃其情

題亭上壁三首

意隨流水行却向青山住因見落花空方悟春歸去

花飛豈解愁愁之損年華請觀未禁時何處得飛花

山花招客咲山鳥喚人鳴相逢本偶爾花鳥亦何情

古曲

思君不可見忽見階下花此花君手植如見君容華嫣然索子笑不語意自佳花容方窈窕回君愈妍好見花情尚多見君將奈何

曉行

荒鷄一再蹠驅車事晨征窸窣秋風肅况此華月明萬頃流瑤中著吾一身行肝膽盡冰雪毛髮亦含清超然鴻濛初頓覺百慮冥安得王子喬為言此時情

走筆送金賢良

漂零已覺二毛侵且向西風問苦吟蚤雨蠻烟十年夢龍韞豹略一生

心星垂鐘阜知天近水入秦淮似海深不是秋帆連夜發典衣呼酒共
登臨

宋學士文粹卷第十

右翰林學士承旨潛溪宋先生文粹一十卷青田劉公伯溫丈
之所選定者也濟及弟有約同門之士劉剛林靜樓璉方孝孺相
與繕寫成書用紙一百五十四番以字計之一十二萬二千有奇
於是命刊工十人鉅梓以傳自今年夏五月十七日起手至七月
九日畢工凡歷五十二日云先生平生著述頗多其已刻行世者
潛溪集四十卷羅山集五卷龍門子三卷其未刻者翰苑集四十
卷歸田以來所著芝園集尚未分卷在禁林時見諸辭翰多係大
製作竊意劉文選之或有遺尚俟米者續編以附其後惟先生
受知

聖主輔尊

東宮名滿天下文傳四夷則不待區區之所贊頌云洪武丁巳七月
十日門人鄭濟謹記

宋學士文粹補遺

鄭仲涵墓誌銘

嗚呼自道廢民散之後世之為師弟子者朝離書帷夕若秦肥之視越
瘠比比而是有如仲涵之於予義則師友情如父子也仲涵之死予寧
得不哀乎仲涵初年學舉子業把筆為文春葩滿林色澤明鮮而生意
津津數暢予意仲涵必先登再踐場屋皆不合有司繩尺仲涵歎曰吾
惡用是為哉乃棄去益潛心秦漢以來諸文章大家無所不窺亦無所
不辨畜之既深發之亦盛商敦周彝藉以五采五就陳列天祿石渠間
人見之者雙目輒運眩仲涵復歎曰吾惡用是為哉又棄去取羣聖人
之經而燭溫之窮其道德性命之秘質於濂洛關閩之說久之充然如
有所得仲涵復嘆曰車成矣輪轉美矣不行何以涉於遠道乎益思明
體而適諸用母夫人病逾年仲涵保抱扶持終日不離側夜則泣禱予
天請以身代忽驚患惡疽不能坐跪鍊藥劑以進膝為生胝夫人病革
思食西域瓜既食而卒仲涵見瓜終身弗忍食曰懸懸念母不置飛鬱
結弗舒遂得贖疾迨居父喪拊膺悲踊絕而再蘇者數四杖而後起
服錐闋凡遇諱辰却酒肉弗御者七日至期哭奠如初喪癸卯之夏諸

暨成將謝再興以城叛浦陽與諸暨鄰壤訛言寇且至羣從兄弟皆避地東陽或移金華是年冬寇壓東陽囊橐皆無遺仲涵時寓金華聞之泣盡持所服衣衾徃分之雖身罹寒泣不卹也從弟豐與妻蚤夭三女僂儻然無依仲涵鞠育盡道各選名胄而配供張之豐逾於已女仲涵家義居十世族屬頗衆或有疾不擇疏戚夜必四三起視遇有死喪急難不顧利害身任之至於周旋事為之間條理粲然必期於集且不與人較曲直或以非理相讓但俯首默受而已其在內之行如此達之於其外者尤夥也蘄春王烈家燬於紅巾帥其族五十乞食浙河之右仲涵館之數月而後去同縣騷人貧不能養母來懇於仲涵仲涵曰吾斷無母可養耶厚周之仲涵負笈從師道遇十餘人襁負其子且行且泣試叩焉則山水暴溢室廬漂沒欲求給縣大夫不食者日再周矣仲涵亟傾篋中錢與之村氓王氏患多男子仲涵至其家聞兒帝戲甚悲蓋氓將溺之於水仲涵為陳父子至情且惠以粟氓大感悟生之並舍三里所溪流湍悍遇雨則人蹤絕仲涵造舟渡之金華洞溪其悍為尤甚舊有石梁久壞而弗葺仲涵捐白金八百一十八銖為倡衆翕然而和未幾而梁成當夏五六月赤日流金道多病暈者仲涵設湯茗齋之冬

大雪仲涵晨出見寒士衣不掩脛齒相擊上下仲涵呼酒飲之爇火溫之仍解白衣纊裘為贈又嘗禱於廟冥嫗困卧廟門無衣愈於寒士仲涵與妻周窻謀製衣一襲與之凡納交仲涵者無不曰此古仁人也或又曰其內外行如一者哉仲涵自試藝不中遂不復有仕進意有薦為月泉書院山長者仲涵辭不就及入

國朝會求賢之

詔下郡

自蒐

材浙水東以薦紳交譽力迫仲涵就道仲涵冠帶謁君辭意悃款君察其誠也不敢強仲涵稟賦孱弱雖癯然若不勝衣而其精神緊峭矩度峻整人莫不親而愛之其於倫品之間驩然相聚睦然相惇有如春氣流浹不知泰和之嚴人也性雖好施與絲毫事必咨稟於長者不敢私奔走兵燹中人見其袖二書以行頃刻弗少離及事平還家取而視之乃宗譜家範也仲涵所著書有遂初齋稟十卷續文類五十卷藏于家嗚呼仲涵之死予安得不哀乎初予讀書浦陽山中仲涵即從予游先後十有餘年予初無益於仲涵而仲涵之相助予者恒多時予執經山長吳公待制柳公侍講黃公之門仲涵每侍予徃拜三公見其文亦以遠大期之自時厥後人事不齊不聚首者數載及予赴

召撫脩元史

與仲涵約曰子非青年矣予春秋亦漸高行當俟汰而歸與子婆娑一丘一壑間聖賢心學之秘尚相與窮之史事雖畢復待罪禁林留南京者四年仲涵忽不遠千里來見且申前言予諾之而未及踐豈意仲涵先予而逝乎仲涵之子楷自為狀來求冢上之銘其詞纏綿悲愴尤足以動予之哀思每一讀之淚潛然下所以久而不能成文雖然予於仲涵忍不投淚而一言乎昔者徐仲車以孝行著稱惜以齷齪而仕不大顯君子以節孝謚之今仲涵之事無媿仲車者也宜私謚曰貞孝處士勒石墓門而埋子文墓中庶幾少慰仲涵於九泉之下乎仲涵姓鄭氏淵其名也其先世遷徙之詳見譜圖記曾祖德璋宗青田尉祖文事鉅母周氏配室即周舊生一子楷也以文學稱女二一適呂堂一未行孫一燿生於元泰定丙寅九月十三日卒於今洪武癸丑正月十一日壽四十八以其年二月十二日葬於左溪瑤塢之原禮也銘曰
質金玉子締繡文既姪麗子又栗温宜叅雅奏子獻明廷胡淪巖穴子鏗其英匪進則退子道之常保家肥子譽猶童民同胞子勢弗殊使我心惻子軀寒與飢少微煌煌子雲掩之陰雲英英子又不能霖前何古子後何今思美人子涕泗沾襟

元故西洲處士方公墓版文

府君諱子野字仲山別號西洲姓方氏方出於方雷氏世為歛著姓後遷睦唐玄英處士干以詩名其諸孫廿四府君宗初又自睦遷寧海戾城里至府君凡十三世世為儒入太學名賢書者比比有之曾祖略祖之奎父重桂鄉貢進士妣李氏府君生四歲而世父應桂歿應桂亦鄉貢進士無他男子劍室林氏請以府君後之府君既長博學而有文事林氏與所生父母鞠躬盡瘁不見有親踈李歿楊氏來繼府君奉之尤勤至九已丑楊鎮龍友諸王氣吉帶率師平之道出縣境府君年甫十三急白父曰湯武行師亦當避去惡有坐俟旌麾之至如玉石俱焚何父從之耄倪獲安大德丁未歲儉道殫相望斛米可易腴田二畝餘府君曰吾豈乘時射利者耶獨建書塾購文籍入之有餘則貸州里之貧者不能庚立焚其券於是州里信之紛爭不可解者必謹曰盍質方府君乎已而自悔曰吾儕小人宜各自裁勿以煩長者望廬而返鄉先生周君士瑤宗太學諸生通經術府君聘致為子孫師表遠近從學者百餘人府君皆飲食之雖久無倦容府君篤於倫品使長幼義聚厯千指而不析爨庭無間言部使者每歲行縣必過府君門觀風問政相與成

賓主禮而去府君春秋既高見諸孫循循雅飭皆衣被儒術喜動顏色
燕處超然唯焚香讀易消遣世慮而已諸孫子思有以娛之具板輿操
几杖潔盥觴登臨於烟霞泉石間徜徉肅詠有不知夕陽之在樹也如
是者三十年年七十八以至正甲午三月戊辰沐浴更衣安寢而逝夫
人劉氏有賢行後府君七日亦卒年八十其年九月庚申合葬其里辛
東之原子三人長炯慶元路鄞縣教諭次鉉次浚女一人適同邑林可
任孫男六人克勤克家克昌克諧克謹克敬克勤能繼父學 國朝
洪武四年用部使者薦授朝列大夫知濟寧府事以政事稱女四人盧
忠王本生王處敬馮德昌其婿也曾孫男八人孝聞孝孺孝友斯復斯
臨斯泰斯壯亥童女九人適周道晟葉問陳德侃餘在室孝孺文行卓
然近受經於余來請銘嗟夫晉楚之富可致也趙孟之貴可獲也惟敦
尚乎書詩世濟其美不可能也方氏奕葉為儒府君復起而繼之使繩
繩而不墜可謂難也已可謂難也已銘曰
士處於海嶼乎而集忠信以為冠乎而飾仁智以成聲乎而樂空谷之
盤桓乎而謂三秀之可飡乎而繼祖武之嫺嫺乎而流嘉聞於不刊乎
而

二賢母傳

瑞安有大姓曰吳氏世守禮度而嚴於昏媾柳州教授堦生子欽年近
弱齡堦欲為之擇配久且未成或曰同郡胡節有容德且達宦之後可
室也乃遣行媒知名節之父悅焉六禮既備故節來歸於欽內外宗暨
媪御而下宜之生子璟鞠育至長為娶縣人林廉廉名卿孫粗習書傳
翩翩然勤翼翼然抑畏節愛之不翅如親女廉亦事節若母懷妊九閱
月璟以病死未死執廉手涕泣惓惓以養親存孤為託廉諾之後三十
日廉生一男子且悲且喜曰吳氏之宗其不為若敖氏餒鬼乎未幾欽
亦卒節與廉蓬首垢面自稱曰未亡人誓撫遺孤以不墜其家後六年
元改日紊四方寇盜蠱起市魁都伯各聚眾為兵陽號保障陰則倚藉
為姦有利吳氏多貲欲奪廉之志廉年二十有餘爾善自閉拒不可撼
遂有謀殺其孤者廉懼棄家挾姑而遁擇隣境大山匿焉艱難備嘗
如懸磬無絲豪怨對意唯飭厲兒以學無有寒暑晝夜年三十九卒節
撫棺突泣竟欲無生益替兒事書詩勿怠又二年節亦卒兒名荃今為
巨儒州人識與不識咸稱為吳氏二賢母云
太史公曰吳氏之系何其危哉當環瀕亡時荃在母腹男女未可知林

氏毅然以存孤為諾非見義明如皦日能然乎使林氏之足一移吳之宗祀墜矣此其功非再造其家者乎壁猶狂瀾東奔欲舉隻手以障之抑難矣予謂林氏具五美焉其不畏強禦一也富而能貧二也炳於幾先而不陷席口三也干戈紛紜之中瀟環釗市書屬子以學四也始終一致不為浮議所惑卒令終於牖下五也夫然故其能以節操顯著者宜哉雖然不為之先孰為之後非胡氏挈綱振維於上則林氏筑筑然無依矣是則胡氏者不為尤賢乎賢哉二母如楚之雙璧光彩交映見者動容如越之雙劍光芒閃鑠不可狎玩誠可謂無媿於曩倫者矣嗚呼女婦且爾則凡受人家國之寄委棄若土梗者果何心哉

元故孝友祝公榮甫墓表

濂嘗奉 詔總脩元史凡天下有關史事者下郡國長吏博加采輯悉上送官往往吏非知書者以致厯襍淆亂不足以取徵孝友之人動至數千皆溢浮辭而乖實行濂令史官高啓撰次成編而親為筆削之唯存一百六人皆灼然可以勵世傳俗者而慶之祝公榮亦其一焉發與處雖連壤不知公榮之詳後七年公榮之子崑持所狀羣行求文表諸墓道蓋公榮之歿已十八年矣狀之稱述皆傳中所略者遂次第而序

之公榮諱大昌公榮字也居處之麗水官橋里姓祝氏祝出軒轅氏之後至周武王時封彭祖遠孫光為祝侯子孫為齊所并故以祝為姓歷代多有顯人具載家牒可徵也五季初有諱寔字茂之者自信安來為處州判官遂遷焉壽九十二以歿葬宣慈杉坑塘之原寔生中奉大夫續續生朝議大夫儒儒生承議承議生允懷允懷生况况生宗紹聖進士建州司理叅軍奕奕生公冕公冕生份份生武學諭天祐天祐生潭州司戶叅軍詢詢生之琦之琦生紹紹則公榮之父也公榮孝友出於天性其在父母側容色穆穆以和父母意有所欲先候知之不待出言而事已集一日不見心惶惶焉若亡重寶得一甘味雖在百里外必歸薦之然後敢食母病晝夜鍊藥奉淖糜以進衣久不脫蟻蝨叢生其間已而疾勢草走謁于群神且泣且禱語不成聲見者為之揮涕及母歿擗踊無等屢至殞絕其於復襲襖綴斂殯奠祔之禮悉遵古制而不墮流俗之陋場人不戒火起竈突間烟燄漲天公榮於急遽中力不能救乃伏棺而悲號且曰天乎吾母在斯幸天有以祐之天苟不祐我將與母俱焚誓不獨存也其火忽自滅州里嘆異曰昔蔡順伏母棺而火滅不意今日於公榮見之公榮既葬母朝夕翹首如有望而弗至既而曰

是終無以解吾憂也乃命工搏土肖二親像於堂朝夕事之如事生焉公榮敬兄公亮如其父家政大小必關白而後行公亮出任公榮不敢中席而坐恒若公亮之臨乎上其弟公旦亡公榮奔視遂頓仆于地良久乃蘇抱弟屍而大呼曰吾弟去吾而何之乎悲悼過甚髮為之早白撫弟遺孤逾於已所生公榮孳孳以同爨為政請于公亮建家範數十則令子姪分任諸事視其勤惰而懲勸之每旦序食堂上氣象雍肅若不聞人聲三世之間愉愉如也或者欲離間之說其分財公榮勃然變色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必吾不睦于家不敦友恭之道故爾昔張公藝尚九世義居况親昆弟乎苟計利而害義犬豕當不食吾餘因撫膺長慟言者赧然而退故處人之士言孝友者一則曰公榮二則曰公榮至今無間言云公榮風岸偉特善談史上下二千年治忽幾微如指諸掌聽者忘倦尊賢重傳未嘗有豪毛執慢意平心率物好惡無所偏徇而尤好施與故舊貧窶者周之死而不能棺者給之或丁歲儉下粟估糶之青田盜阻行舟民不能鹽食公榮出所儲鹽惠宗族親鄰以及於閭井人皆德之當元之季四方用兵藩閩大臣多鉤致豪傑而布衣之士有談笑取將帥者聞公榮之賢辟書交至公榮笑而辭江泚行中書

左丞相方承制行事署為處州路儒學教授亦辭乃築室南野而隱居焉不幸以至正二十年庚子正月一日卒壽五十又八二十一年辛丑某月日塋於武川飛鳳山下禮也公榮凡三娶先配同縣王氏次東甌王氏次閩中陳氏皆簪纓大族子男子三人曰山曰崑曰幽皆好學尚義崑即來速銘者子女子三人常消王達其壻也一未行嗚呼孝者百行之根抵萬事之綱紀也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唯斯道則然所以化民成俗者汲汲焉是務而莫敢忽也近代之制文臣自少卿監以上武臣自正刺史以上實錄方為立傳而能行孝友之政者雖在韋布中亦必登名與之齊行其治化微權於是亦可觀矣有若公榮之行之美豈可使其泯泯無傳哉嗚呼古之人有云位登台輔也爵列公侯也祿積萬鍾也馬踰千駟也歿之日曾不得與斯人之徒隸齒此無它以風教所關為甚重也漁雖不敏其於公榮之事表而列之用以為世道之勸孰曰非宜銘曰

孝友之根實出降衷金石堪貫神明可通古之君子資之出治因其秉彝牖民孔易雖在布衣彤筆登名其意斯何樹之風聲言言祝君愛親靡舍朝斯夕斯肯離膝下親既云亡塗殯在庭臨風泣血哀不自勝場

人弗戒火起曲突有烟勃如不見日伏棺悲號誓與俱焚誰謂天高
邈若不聞其勢方升熾不可遏不待反風塵焰隨滅家改之循法古名
門毫髮敢私唯義之敦嚴布科條各授以事一門雖難罔有乖戾辟書
交飛君咲而嘻我有我改奚暇外馳古有篤行照耀方策以今較之孰
為優劣埃風渺瀰德色稷鋤况曰善事不忘厥初飛鳳之山林木葱蒨
勒文墓門用為世勸

瑞安吳門三貞母墓版文

温之吳荃不遠千里踏赤日而衝黃埃謁予於浦陽江上既謁入容貌
慘沮弗悅問其故輒嗚咽流涕而後言曰荃之先世初家鄱陽再遷會
稽唐諫議大夫晔又自會稽徙温之瑞安世有宦蹟至宋兵部侍郎沈
某州教授淪兄弟連擢某年進士第聲聞益著兵部幾世孫連江主簿
朝宗無嗣以兄通判汀州泰來仲子諱埏君為之後君元柳州教授荃
之曾大父也種學績文名播于邇遐其配金部郎中張公聲道之孫諱
淑貞婉靖專奉尊章能盡其禮曾大父年四十一不幸蚤世張夫人時
少九齡誓冰雪自潔矧翼其子至於有成壽七十二以至正元年辛巳
八月辛酉卒五年乙酉二月癸未葬州之廣化鄉榻石山其子諱欽荃

之大父也娶胡夫人諱節宋瓊州安撫使尚賢之孫大父學行如其先
人念家世之多艱奮然欲有為唯寐忘之生一嚮環荃之父也嗜學如
嗜利罔有怠心及其冠也擇松江府判官林公天麟之孫諱廉為之室
林夫人瀕行父以上腴田三十畝畀之林夫人曰兒聞女子之行父母
有命戒之言不聞其它也敢辭暨至動靜具合節文三族翕然稱其賢
荃父始二十一歲又不幸以疾不起時林夫人多一齡荃在遺腹中甫
九月荃戲率語林夫人曰吾家宗祀不絕如縷者在吾一身今病革若
是奈之何哉然吾祖父無涼德生男或可期爾能保嬰悃而養吾二親
吾死為不死矣林夫人仰天泣曰所不如君言者有如日言終而卒卒
一月而荃生生一月而大父繼卒大父年方四十而胡夫人少一齡二
孀母相依為命投淚治葬事晝夜更抱持荃嘗指曰吳氏三世唯賴此
一孫耳嗚嗚對泣不能仰視連荃六歲天下繹騷大俠聚兵陰竊生殺
之權者甚衆慕吾母豐於財爭欲聘之不聽更以危言震撼復不聽因
說之曰當此亂世有力如席者尚朝不謀夕汝以孱弱之婦不翅一輕
塵乃欲保三尺孤耶知者頗竊咲於後矣為汝之計莫若托身勢家而
心存吳氏顧不足陰持之耶林夫人剪髮長號曰吾聞烈婦不再醮此

義或乖禽犢不若也吾但知不負其夫遺孤之保與否則天也吾言止
斯苟迫之有死而已其說既不行遂謀勒兵而強委禽焉林夫人聞之
與姑言曰事急矣不可以不去即挾荃夜走平陽冒險阻獲荆棘苦
如茹甘吳故大家儻人媵女滿庭願指得如意至是皆散盡林夫人躬
操杵臼以執爨事食或不充攻絲帛以貿易之然猶市書教荃送名人
游脫簪珥以代束脩且曰家雖廢學不可廢也事姑尤孝謹姑多疾畢
志竭慮以事巫醫嘗勿夢神人謂之曰魚鼈飼之即差已而果然人以爲
孝感州大夫朱文憲賢之欲請于朝旌表其門閭林夫人固辭乃止林
夫人居平陽十二春秋當至正二十二年壬寅十二月己丑林夫人不
幸歿壽三十九胡夫人哭之慟曰上天罰我如是之酷耶老者存而少
者先逝耶荃時年二十三矣胡夫人由是日夜程督愈勤唯恐荃之怠
也又七年爲今洪武元年戊申荃始還瑞安故廬以十二月庚辰葬林
夫人與吾父同穴又二年胡夫人亦卒實三年庚戌九月辛亥也壽七
十三葬以五年壬子二月甲申其穴亦與大父同所葬之地皆附張夫
人云惟我吳氏黨祐禍及三世幾致隕歎宗其克底於今者三貞母是
賴前延後引靡遺餘力志節之著堅如金石而不變屹如丘山而不移

稽諸古史傳所載殆不是過不肖孤惇然在疚深懼不能負荷而先德
之卓絕者又不白於世一念及茲涕泗洑瀾而不自知敢以墓文爲請
惟先生畀矜之言訖拭涕再拜瀧因壁曉之曰荃無以憂爲也一誦一
伸天道之常荃之家其困瘁極矣涵蓄之久惡知不大發於後耶枯人
有林氏者當宋之訖籙家廢於兵婦姑挾三歲兒奔走戎馬間幸而得
全二母鞠之成兒擢高科而其子孫文墨彬彬多列膺任其事與荃諸
母頗類而酸辛則過之譬如木焉收閉華津於沍寒之日暢達榮光於
和煦之時理則然也頗聞荃汲汲好脩而能古文辭薦紳先生咸器重
之爵祿之至孰能禦之哉荃又有二子昆昱矣其胤系之滋亦將自斯
焜煌朗烈上繼兵部公之步武似不難致也荃無以憂爲也瀧故爲白
其三母之行以樹石墓門以志子孫它時融顯之所自後之讀者當以
瀧爲知微之士云 銘曰 海東名區有氏曰吳世爲簪纓起家則儒
仁漸義摩上決下孚陰教有翼大義鏗如卓哉三母貞德弗渝一延于
前備涉艱虞誓竭肝膽以樹門閭二引其後丁時毒痛同扼猛兕以保
孤雖正如鼎足損一則歌代有懿指庶亡阡危茶蓼雖慘冰雪自持中
心所涵正氣吐霓白石可泐我志弗移黃金可銷我節自隳卒紹三世

免墜一絲粵稽于天厥理匪誣碩果不食其葢必腴脩榦入雲濃陰鬱
敷欲構明堂疇忍舍諸誰家鬼妻斬麻為衰夫骨未寒背而它之君子
疾視何翅蟲蛆有人心者請觀銘詩

三衢徐夫人墓銘

婦德以柔順為美然以之處常可也苟無堅貞之質事變臨之其能自
立者鮮矣故持之以堅貞行之以柔順斯足以為賢婦偏一則有虐忌縱
佚之失焉若徐夫人者其備婦德者乎夫人姓余氏衢之開化人年二
十適邑士徐君安越十三年生四子徐君死舅姑皆老家莫為主賞產
頗傾蝕夫人日奉羞膳升堂進匕筋問體安否退則率媵妾治絲纈麻
歲時機杼之聲聞于隣里衣服諸子務臻華好青衿綵袵少長寢之使人
不知其為孤年七八歲委之於學慈嚴兩至責其成績由是諸子咸為
善士而家迄以成舅姑相繼壽終治喪葬以禮鄉人暴強者皆畏其能
莫敢凌犯教女語婦必以夫人為則年七十有八以今洪武九年九月
七日卒于家二十三日葬于清原里西村之原三男曰祿可詵一女適
程某而亡孫男五人玄生林璣桂生以國學生擢給事中來請銘銘曰
柔順為德斯婦常濟之堅貞家乃昌孰偏或墮弱與強二者惟全保無

爽猗徐夫人婦之良喪夫秉志事尊章內外屹然禮義防躬親織紉靡
怠荒家政寢備賞大穰男治書詩女衣裳壽彌德備名譽彰孝孫列銘
闡幽光卓哉婦則垂無疆

錢唐沈府君墓銘

司馬遷謂儒者之道博而寡要遷蓋自謂也非所以論儒者也夫自唐
虞以來載籍世有欲盡而窮之其功信若博矣苟得其道焉一言可用
之終身而行於天下奚謂寡要哉然近世師喪經晦為士者以強記多
識為高而昧於力行問之則無不知措之於政則患不能於是遷之言
若可信矣吾嘗私病之以為儒者之道豈以多識強記為哉亦論其行
與事而已其行誠非也雖多識強記烏足謂之儒其行誠君子也為身
則端為家則和何暇計其餘哉吾以是求士於今之世生者樂與之交
不幸而歿者亦樂為之銘若錢唐沈君者固余之所願有述焉者也君
諱禮字仲和沈其姓錢唐其所居少喪父母劉貧不能自存挾其弟妹
歸金華康氏君獨泣曰我沈氏嫡也我去沈氏鬼安所求食乎顧謂弟
妹汝善事母我將求孟飯歲時灑先人墓上勿餒我先人為也母子相
抱持慟哭而訣君家素居善書以應四方之求至君益刻苦節縮廣致

奇異罕有之書列度左右身處其中晝夜研索遇格言偉論可見於行事者則執筆書之坐右歲久至無虛處每自省觀期不愧於古人行一善則喜否則若不能自容其家人事之終身而不見其悖言戾行其同里之人服之有所爭辯必就而取正凡求書於君覩其色聞其言至有稱其隱於書肆者未嘗不歎以為君子人而君常以不得養母為戚元至正中欲徒步往求而淞水東西兵亂不果及道頗通而母死矣故君尤過哀焉祭享之日悲慕如初喪者君尤善教子次子新民年十八入國朝由鄉貢進士為太學生君遺書多至數十通皆勉之以忠國事上之道瀕終告其長子貴誠猶以孝友為言嗚呼是非儒者之行耶君之卒以洪武九年七月十二日葬以是月二十日墓在錢唐城西之金固山年五十有一曾祖某祖某父德榮娶王氏能輔君為善二子即貴誠新民一女適姚某新民嘗從余學經來請銘余實嘉君故不辭而為銘曰 儒道廣博而周通小無不在大靡窮攝布天下歛一躬得之成德推建功彼胡不知訐以攻非儒之蔽乃其庸沈君好學守厥中六經諸子為垣墉聞義則喜善則從敦愿不伐持敬恭家化里閭服且宗使躋于位績愈崇抱德孔多壽不豐天實嗇之匪其凶刻辭昭潛鎮幽宮

始豐文藁序

曹丕有言文章者不朽之盛事其故何哉夫山之巍然有時而崩也川之泓然有時而竭也金與石至固且堅亦有時而銷泐也文辭所寄不越乎竹素之間而謂其能不朽者蓋天地之間有形則弊文者道之所寓也道無形也其能致不朽也宜哉是故天地未判道在天地天地既分道在聖賢聖賢之歿道在六經凡存心養性之理窮神化之方天人感應之機治忽存亡之候莫不畢書之皇極賴之以建彝倫賴之以叙人心賴之以正此豈細故也哉後之立言者必期無背於經始可以言文不然不足以與此也是故揚沙走石飄忽奔放者非文也牛鬼蛇神倂誕不經而弗能宣通者非文也桑間濮上危絃促管徒使五音繁會而淫靡過度者非文也情緣憤怒辭專譏訕怨尤勃興和順不足者非文也縱橫捭闔飭非助邪而務以欺人者非文也枯瘠苦澁棘喉滯吻讀之不復可句者非文也瘦辭隱語雜以詼諧者非文也事類失倫序例弗謹黃鐘與瓦釜並陳春穠與秋枯並出雜亂無章刺昧人目者非文也臭腐塌首厭厭不振如下俚衣裝不中程度者非文也如斯之類不能徧舉也必也旋轉如乾坤輝映如日月闔闢如陰陽變化如風

靈妙用同乎鬼神大之用天下國家小而為天下國家用始可以言文不然不足以與此也故所貴乎文者前乎千萬世而不見其始後乎千萬世而不知其終有不可一刻而離去者其謂之不朽也宜哉丕也何足以知之徒以魯國孔融等七子學無所遺辭無所假足以令聲名傳後不易泯沒而已安知其文哉傳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則文之至者也文之至者文外無道道外無文粲然載於道德仁義之言者即道也秩然見諸禮樂刑政之具者即文也道積於厥躬文不期工而自工不務明道縱若蠹魚出入於方冊間雖至老死無片言可以近道也夫自孟氏既沒世不復有文賈長沙董江都太史遷得其皮膚韓吏部歐陽少師得其骨髓春陵河南橫渠考亭五夫子得其心髓觀五夫子之所著妙斡造化而弗違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斯文也非宋之文也唐虞三代之文也非唐虞三代之文也六經之文也文至於六經至矣盡矣其始無媿於文矣乎世之立言者奈何背而去之吾友天台徐君大章賦資絕倫自少學文即期以載道非六經所存不復輕寘念慮於其間含積久燁然以文名江南洪武中嘗召入史館與脩

大明日曆遂出教授武林日以橫經講道為事遠近生徒莫不趨之猶水之赴壑當脩日曆時余適為之總裁每與大章論文竊嘆今之作者何其與古異也大章深以余之言為然去歲過武林獲觀其所謂始豐文藁若干卷今山居多暇因徇大章門人之請謬為序其篇端嗚呼世有豪傑之士知文與道非二致者必以余言為不謬苟非其人則以好高尚夸尤之矣余一聽焉無事乎辯也

宋學士文粹補遺一卷終

